



和平戰士

巴甫連柯著 孫梁譯



和平戰士

巴甫連柯 著

孫 梁 譯

泥土社

原書名：Труженики Мира

原作者：П. А. Павленко

校閱者：王 仲 年

出版者：泥土社

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登記證字第0054749

•上海溧陽路一一五六弄一一號•

印刷者：三星印刷廠

•一九五三年七月初版•

1—5,000

【內容簡介】一九三九年夏天，一個青年護士奧爾嘉搭從遠東開往莫斯科的醫療專車，到烏茲別克共和國首都塔什干去工作。列車上還有幾個外國人：年青的西班牙共產黨員何賽，美國新聞記者霍拉克博士等，他們都是到蘇聯遊覽或者找工作的。奧爾嘉做了他們的翻譯。

她在塔什干航下後，聽到人們談起開鑿飛閣大運河的充滿熱情的準備工作，就決心到那邊去服務。

運河在八月初開工。何賽等到工地上參觀，看到了驚心動魄的裝置堤壩的場面，和最優秀的挖工工作者，托斯馬托夫的非常熟練、具有高度效率和藝術性的工作方式；他們還參加了在綠橋演出的慶功演奏會，會上由烏茲別克舞蹈家表演了迷人的手舞。

那時，西歐的形勢日益緊張，希特勒積極準備侵略波蘭和捷克。戰爭終於爆發了。何賽等回到莫斯科，奧爾嘉留在塔什干。

何賽在莫斯科結識了不少國際友人；他和伏達爾都找到了工作，成天忙。有時他還懷念奧爾嘉，而在一個嚴冬的風雪天，他和她又在高爾基路上遇見了。

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然而結構完整，人物的性格鮮明，情節一氣呵成。小說的場面闊大（從威尼斯、維也納、布拉格寫到中亞），書中突出着兩個主題：大運河上熱火朝天的建設工作，進步陣營和法西斯匪幫的尖銳鬥爭，它們像二根紅線似地把人物與故事和諧地聯結起來。

巴甫連柯在小說中顯示了對現實和人生的犀利的觀察，運用了深切細緻的心理刻劃，以洗練的文字抒寫激盪的行動和情感的波影，使人物和景象如浮雕似地鑲刻紙上。這些都讓人想起托爾斯泰。同時，作家又擅於抒情、幽美的景色描繪；像一幅清麗的水彩畫，分佈在巨幅油畫似的小說中間，散發着屠格涅夫式的氣息。



nn *[signature]*

前言

尼·吉洪諾夫

卓越的蘇維埃作家，爲和平而鬥爭的不倦的戰士，彼得·安德烈維奇·巴甫連柯在他逝世前的六個月，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日記中寫着：『我已經開始在寫一部小說……要想寫的一切恐怕超過了我的能力，這是一件巨大的工作，非常艱難！可是，就此着手了！』

然而巴甫連柯早在寫這些以前就已積極準備開始這部新的作品了——一部史詩體的小說，它所描述的史實和當代事件的幅員超越了他過去的一切作品。

巴甫連柯作爲一個短篇故事的作者賦有奇妙的才能，這種才能隨着年歲而發展成熟。他走上文藝的道路時是一個短篇故事的作者，他一直沒有捨棄那形式。可是就在他剛進入文藝的大門時這青年作家已經懂得着寫小說，去利用這種體裁，因爲它能讓人充分地表達，而且能包括許多不同的主題，這些在短篇故事的範圍內是必然要受到限制的。他老是被廣闊的景象和堅強的性格吸引着；而要描繪這些，故事的體裁是太簡略，太抒情了，它們需要更大的天地。

蘇聯和許多國外的讀者知道巴甫連柯寫了三本小說：防線（一九三二），在東方（一九三四），還有幸福（一九四七）。它們都具有偉大的主題，它們在作者的藝術成長中都是重要的里程碑。

第一部小說敘述巴黎公社的悲壯的事件和戰鬥的羣衆；在第二部小說中作者給我們顯示了蘇維埃遠東的人民，他們的牢不可破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決心，和敵人鬥爭時的高度警惕；第三部小說以解放後的克里米亞爲背景，包括了偉大衛國戰爭的最後階段。這本書的主角都充滿了渴望要把希特勒匪幫毀壞的一切修建起來，他們竭盡所有的力量使他們的土地變得更美麗，他們的勞作更輕鬆愉快，他們的生活更充實、更幸福。

巴甫連柯剛完成幸福，幾乎立刻就在構思一部長篇的新作品了。他在那時的信札中顯然承認：『我要寫一部長篇小說，祖國。它將包括飛岡大運河的建設。』

作者不斷地思考着這部新小說。他在一九四八和一九四九年與友人的談話和通信中提到了他的意圖。他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和高爾基文藝專科學校的學生們講話時說到：

『我在飛岡大運河度過的那些日子是我最快樂的回憶之一。那兒什麼都是美妙的，好像共產主義的時代已經來到了。我深深地惋惜自己不是一個音樂家，不能把這一切用樂聲傳達出來，又惋惜我不是一個詩人，具有詩人天賦的激情。當然作爲一個散文作家去工作是最好的，可是我沒有那麼做，因爲我想我需要一下子成爲一切——詩人、散文作家、音樂家，——那麼美妙，生動

● 飛岡盆地在吉爾吉斯加盟共和國，原來土地枯旱，缺少河流，嚴重地影響了農業生產和人民的生活。一九三九年當地居民在蘇維埃政府支持下，開鑿運河，由於全體人民的高度勞動熱情，在四十五天中開闢了一條通常要七年才能鑿成的大運河。

：我從這兒看到了人民的活生生的力量，這力量集中地表現在我眼前，顯出將來能發生些什麼。」

巴甫連柯要使他的小說具有國際性，而且是在這名詞的最廣泛的意義上——不但描繪蘇維埃人民爲了和平而英勇地工作，並且敘述蘇聯的和平政策如何影響了國際關係的發展，如何影響了整個人類的生活和世界各國爲民族與社會解放而鬥爭的千百萬人民的前途。

作者充分知道他給自己定下的任務是怎樣艱難繁複，他認爲：『一個人必須具有比才華更多的東西，然後能真正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描寫他們優秀的領袖。可是一個人怎麼能鼓足勇氣去從事只有天才可以勝任的工作呢？！』

然而，不管這些顧慮，堅持到底的藝術家並沒有爲了題材的困難而屈服。這個豐富多彩的世界給創作提供了那麼多材料，他想躍入這世界的渴望終於佔了上風。巴甫連柯給工作攪緊了。

他在一九五一年五月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完全浸在小說和故事中了；他們都在我周圍，就像木匠身邊的鉋花。唯一的困難是還沒有完成任何小說或故事……。』然而這只是一種暫時的情緒——在他的書桌上已經放着一疊稿紙，首頁上寫着：和平戰士，長篇小說……第一部：祖國；現在讀者看到的就是這本書。

3
它首先登載在旗幟雜誌的六月號上，內容一如它在作者書桌上的時候一樣。這是不是第一部的定稿呢？可能是的，然而原稿還在寫下去；就同一切未完成的作品那樣，我們祇能作各種揣想：作者將怎樣繼續他的小說；在結構、風格和人物的刻劃方面將作那些他認爲必要的修改，等

等。

某些辭句的粗糙，一部分對話的粗枝大葉，在自然景色的描繪中有時過濃的『色彩』，偶而出現的停頓斷續；這都說明了某些章節還沒有經過最後的潤飾，可是整個作品的和諧，有力的表現，勞動場面的生動完美，都使這本書可以名正言順地被認為蘇維埃散文中一位傑出之大師的美好的新作品之第一部。

和平戰士這部小說中包括了許多極端不同的性格。就像巴甫連柯的所有作品那樣，其中泛濫着人物；因為對他這樣一個作家說來，對歷史的興趣意味着對生活中的一切男人和女人的興趣，他們是歷史的證人和積極的參與者。

這本小說是作為幾部來構思的，它將貫串整整十年，從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九；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初次會面的那些人物將要繼續生存到戰後擁護和平者的大會。

在第一部，祖國中，巴甫連柯描寫了烏茲別克斯坦人民的建設工作；法西斯分子發動世界大戰，侵略波蘭時這工作還在進行。

『事實上現在世界上進行着兩個戰爭，在一個戰爭中他們殺人，放火，把孩子們從家裏趕到野外；在另外一個——不流血的戰爭中，人們創造，建設，養育新的一代。』

這個觀念組成了第一部書的主題，書中激盪着和平建設的感召。可是這種感召並不是僅僅爲了建設而建設才顯得重要的。

5

在小說的開頭幾頁中我們遇到一羣外國人：年青的西班牙人何賽·美拉爾，他曾在西班牙內戰中鬥爭過；保衛同盟會會員●，西格蒙特·施必采，一個工程師，曾經參加一九三四年的維也納暴動；捷克人霍拉克博士，他入了美國籍，做了美國報紙的記者；還有伐克拉夫·伏達爾，捷克共產黨員，希特勒侵佔捷克時他恰巧在莫斯科……。這些人在蘇聯親眼看到全國規模的建設成績，不禁想起了他們自己的被敵人佔領，受着壓迫的祖國，而這些對西班牙、維也納、和布拉格的沉痛的懷念不斷地引起兩個世界的對照。

一切參加建設的人，從杜南·杜斯馬托夫和阿米爾強·沙里樓夫到記者潘達士金和奧爾嘉·沙巴爾斯其柯娃，都是善於創造和改革的。我們在他們身上看到了使讀者衷心欽佩的幸福中的英雄們的品質：堅決、心胸寬闊、意志專一。

書名當然很容易解釋，作者可能這麼說：和平戰士就是蘇維埃人，他們爲了和平，站在和平的立場上正在改造祖國的土地。然而讀完了作者留下的第一部，我們可以說『和平戰士』這書名無疑地不但指蘇維埃人民而且指世界各國的民衆，他們還沒有在小說中出現，但在以後幾部書中將要出現。

而這些人物，普通人和偉大的社會活動家也將作爲和平的鬥爭者，真正的『和平戰士』呈現

●奧地利工人的武裝組織，成立於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在這個組織的推動下，維也納工人舉行示威，反抗法西斯勢力，結果爲統治階級鎮壓，工人死難者約一四〇人。

在讀者面前，他們爲了和平和全人類的幸福正在改變地面上一切東西的性質。

我以爲，這就是整個小說的意念；作者蘊思中的小說是一部史詩似的故事，包括了歐洲和亞洲的整整十年的歷史。

和平戰士的主題是思想意識的衝突，這種衝突終於使共產主義輝煌地擊潰了全世界法西斯主義的黑暗陰謀；作者蘊思中的小說是一部抒寫許多國家的生活，抒寫人類命運的史詩。

巴甫連柯開始創作這部小說時已經是一個純熟的藝術家，徹底掌握了寫作的技巧，同時是一個大胆的、具有寫作大規模史詩的魄力的現實主義作家。

他給了我們一幅靈感洋溢的圖畫，描繪了一個民族的英勇勞動：他們從地面上崛起，要成就偉大的事物。從藝術性的觀點看來，描寫飛岡大運河的那些場面非常有力，充滿了抒情的感覺。

至於以後的發展怎樣，我們只能從作者在筆記本裏寫下的簡短計劃中猜想了。作者似乎企圖讓他那些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顯現，在前綫各段的戰爭中，在戰場上，在歐洲的地下，在游擊隊的營火邊直接行動。他要在戰後的日子裏，在世界和平大會中描寫他們。小說的第一部中的主要人物將要在這裏重新會合。

彼得·巴甫連柯沒有趕上完成這部希望很大的作品就離開了我們。想起我們再也不能打開他寫的任何新書是悲痛的。可是他筆下的那些英雄正在互相會面，他的英雄們正在爲了和平而勞動，而鬥爭，正如巴甫連柯自己鬥爭過的那樣。

主要人物

奧爾嘉·沙巴爾斯其柯娃——青年護士，臨時譯員。

何賽·美拉爾——到蘇聯參觀的西班牙青年，共產黨員。

霍拉克博士——入了美國籍的捷克人，新聞記者，自由主義者。

伐克拉夫·伏達爾——到蘇聯遊歷的捷克青年，共產黨員。

西格蒙特·施必采——逃亡到蘇聯的奧地利工程師，革命者。

謝爾蓋·勒伏維奇·安尼西莫夫——醫療專軍上的大夫。

雷莎·包莉沙芙娜——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的譯員。

泰基雅娜·華西列芙娜——安尼西莫夫的妻子。

阿密爾強·沙里樸夫——木匠。

哈里瑪——沙里樸夫的小女孩兒。

蘇拉·雷美沙娃——大運河工地上的電話接線生。

阿柴馬特·阿洪杜夫——大運河當地的記者。

杜南·杜斯馬托夫——大運河上最優秀的挖土工作者。

烏斯曼·尤蘇波夫——烏茲別克斯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

高奇涅夫斯基教授——大運河工地上的主任醫師。

高特烈·施華茲——流亡在莫斯科的德國詩人。

羅司——流亡在莫斯科的西班牙畫家。

和
平
戰
士

第一章

一輛醫療專車在拐彎處擺動着，汽笛尖聲鳴叫，快到貝加爾湖了。

能走的人都擁到窗前，那些不能動的也在床上翻過身來想看到一眼。

奧爾嘉·沙巴爾斯其柯娃在列車的最後一節，從背後的玻璃門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落在後面的田野。

列車駛過了一叢叢灰綠的、在刺眼的七月陽光中閃爍的橡樹，駛過了銀白的樹幹微微閃光的、淺綠的樺木林，又駛過了一株株好像燒焦的墨綠的落葉松；列車似乎衝過了一排堅實的、綠色的火焰所組成的圍牆，而裏面的一切都在深淺不同的綠影中輝耀閃亮。甚至太陽也在綠色中燃燒，發出幾乎看不清的、顫晃的光彩，就像海市蜃樓。

列車突然陷入了一片黑暗，好像寶劍滑進了劍鞘。

站在過道門口的奧爾嘉驚喊了一聲，趕緊靠住車身。

『別害怕，護士，』一個老人在她背後喃喃地說；警衛同志顯然一直在過道的角落裏坐着。

『這是土地的關係。這兒有三十二個地道，知道嗎？』

同時黑暗已經把列車捲沒了，剩下的陽光在無底的漆黑中成了一小圈蒼黃的淡光。

可是不久顯出一點灰黯的微亮了，一盞燈在濕漉漉的地道頂上閃現，一剎那間可以看見飢餓的黃牆，緊接着一道明綠的火舌向上竄躍，同時發出一陣無聲的、眩眼的爆炸，人都透不過氣了。

奧爾嘉又張嘴結舌地吃了一驚，但這會她可樂了。她看不清周圍的景色。然而轟響聲一停止，火車就像跳出了地面；當她的眼睛剛接觸了一會兒陽光，不覺得怎麼刺眼時，靜穆的貝加爾湖就立刻映入了右手的窗口。

輕盈碧藍的湖水就像海波，可是更柔和；微風從岸邊吹來，湖面纔起了鄰鄰的漣漪。水逐漸向地平線伸展，塗上瑤瑤似的澄藍就顯得淡白了。遠處，雲層或者羣山投下隱約的陰影，劃出長空的邊緣。

明鏡似的湖水四周是一片閃耀的綠色。奧爾嘉幾乎忘了呼吸。她甚至以為自己閉上了眼睛。

其實是列車又駛入了黑暗的地道。夜晚，一片朦朧，模糊昏黃的暗影，忽然陽光傾瀉進來，而在它燦爛的光輝中——貝加爾湖慵懶地在給自己描畫。

『多美！』奧爾嘉喊了出來。

『夠野的，』老人嘀咕着。

這是相當可怕的，就像你在空中搖盪，眼看着繩子就要斷了，不知道會把你拋到哪兒去，可

是奧爾嘉怎麼也離不開那奇妙的景色：亮光、烏黑、鐵軌吱吱地軋響，好像列車要把它們壓碎似的，接着一聲轟隆——又是貝加爾湖。

她希望這遊戲永遠繼續下去，可是列車已經進站了，發出一陣陣鏗朗聲，噴射着團團塵煙，似乎想在一路驚恐後安靜下來。

車門打開了，音樂和站上的喧囂聲不斷地衝進車廂裏。謝爾蓋·勒伏維奇叫嚷着：什麼都好，沒出岔兒。從台階上響出一片歡呼聲，消沉了又湧起來，似乎在空中激盪，這時列車還沒停住哪。

列車正從遠東開往莫斯科，舒適的車廂裏擠滿了在哈辛戈爾河●戰亂中受傷的兵士和軍官。除了少數例外，他們全都來自斯摩稜斯克、庫班和烏克蘭。快回家了，大家都非常高興，他們愉快地跟站上歡迎他們的小學生和工人代表們談話。車中掛彩的兵士大多活潑快樂，相形之下那少數默默地在與生命搏鬥的人就不怎麼顯著了。他們一共有七個人。將來究竟怎樣還不清楚，所以他們受到了特殊的、有時甚至惹厭的照顧。

而奇怪的是全車的人，包括那些掛彩的，也給奧爾嘉·沙巴爾斯其柯娃同樣令人窘迫的照顧，雖然她已經十七歲了，而且顯然和男孩子一樣結實，看上去十分健康。

在她的大眼睛，散亂的頭髮，男孩似的外形中能隱約看到另一個人，女孩子氣，還沒長成，

●蒙古東北部與蘇聯交界處的河流，一九三九年日本軍隊侵入這一帶，被蘇聯紅軍和蒙古人民游擊隊擊潰。